

六大古典爱情名剧白话小说

琵琶记

段萃志题



相貌美艳、情感坚贞的女主人公赵五娘，嫁给才子蔡伯喈，夫妻恩爱，生活幸福。蔡伯喈之父却严命儿子入京应考，新婚不久的小两口只好挥泪分手。蔡伯喈入京之后……

原著◎高明
改编◎陈畅
尹天玺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六大古典爱情名剧白话小说

琵琶记

段革志题



原著◎高明
改编◎陈畅 尹天奎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琵琶记 / (元)高明著; 陈畅 尹天玺改编. —2版.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0.12

(六大古典爱情名剧白话小说)

ISBN 978-7-80598-089-8

I.①琵… II.①高… ②陈… ③尹…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8360号

琵琶记

原 著: 高 明

改 编: 陈 畅 尹天玺

责任编辑: 刘幼生 杨 文

装帧设计: 天露霖文化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政编码: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60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93千字

印 数: 1-5000册

版 次: 2010年12月第2版

印 次: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598-089-8

定 价: 192.00元(全六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琵琶记

前言

中国的古典戏曲，写得非常优美，故事情节动人心弦，引人入胜；文笔流畅，辞藻华丽，可惜典雅深奥，不大好懂。对白接近口语，问题不大，唱词则麻烦了，一般人阅读起来，即使能看“懂”，也是一知半解，身在“朦胧”之中。因之，影响了古典戏曲阅读的普及性。有些名剧如《西厢记》等等，托庇了戏剧演员经常演出的恩荫而流传不衰，但很大一部分剧目，几至于湮灭。

前人有鉴于此，一直在为推广、普及古典戏曲而努力，一般采取两种方式，一是改编。实际上大多是根据原作在相近似的艺术门类中加以移植，如越剧的《琵琶记》，黄梅戏的《桃花扇》，再有欧阳予倩改编的《桃花扇》电影等等，仍然属于表演艺术的范畴。近年来又有白话《西厢记》，但也很难断定改编与今译的成分哪个更大一些。然而无论如何，这些都无疑为推广普及古典戏曲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惜就这么两三部，数量少得可怜，大有“渺沧海之一粟”之感。一是翻译，这种方式不多见。笔者见识不广，只读过梦花馆主江荫香著的《桃花扇演义》，这部著作，是根据孔尚任《桃花扇》原著翻译过来的，它基本上保持了孔著原作的面貌，首先是不打乱原著的布局，回数照旧，连每回的回目名都未变更；其次是把绝大部分的曲子词都保留下来。实质上是用文言文翻译了原作的韵文。在译者当时来说，这种形式显然要比曲调唱词通俗易懂。但对今天的广大读者，尤其是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来说，文言文代替古戏曲唱词，不仅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距，甚至可以说是九十步与一百步的不同罢了，它也同样令人看不懂或一知半解。

江荫香先生用文言文翻译《桃花扇》，是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



现在，时代变了，文言文已经过时了，就应该用现代汉语来改编翻译之，才能符合时代要求。

我们的这套丛书，都是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改编翻译过来的。由于小说和戏曲终究不同，表演艺术和文学艺术在客观上存在差距，所以，为了某些情节的发展需要，对原作不可避免的有一些增删。回目也没有完全依照原样。

这种忠实于原作的翻译和适度的改编，我们也还是在尝试中，如果能荣幸地被广大读者所认可、接纳，那么，我们将接着去翻译改写其他古代戏曲名著。

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现在认为元曲不易懂，文言文《桃花扇》不通俗，而用现代汉语来翻译改编，若干年后的“今人”，很可能看了这套丛书，而一样觉得不适用，那么，只好有劳其时的人再来改编翻译一过。瓜瓞绵延，代代相传，这也原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目录

六大古典爱情名剧白话小说

琵琶

记

记



第一章	遵命赴试	001
第二章	两地相思	014
第三章	太师教女	031
第四章	赐宴杏园	048
第五章	状元却媒	063
第六章	面辞婚约	078
第七章	请粮被抢	093
第八章	辞官拒婚	108
第九章	强就鸾凰	123
第十章	和泪咽糠	138
第十一章	弹琴诉怨	151
第十二章	侍奉公病	167
第十三章	剪发葬亲	182
第十四章	伯喈受骗	197
第十五章	赏月盘夫	209



第十六章	小姐谏父	221
第十七章	千里寻夫	235
第十八章	相失歧路	250
第十九章	夫妻相会	266
第二十章	贞烈忠孝	281

第一章

遵命赴试

话说东汉桓帝刘志永寿年间，陈留郡（今河南省陈留县）有一个秀才，姓蔡，名邕，字伯喈，年方二十三岁。这蔡邕沉酣六籍，贯通百家，自礼乐名物至诗词歌赋，皆能穷其精妙；由阴阳历算至声韵书数，莫不极其神奥。真个是：抱经天纬地之奇才，怀治国安邦之长策。更兼风姿洒落，仪容出众，堪比玉树临风；品竹调丝，弹琴弄瑟，可谓天下无双。然至性纯孝，甘守清贫。虽则中状元、取进士如探囊得物，谁知朝廷黄榜招贤，郡中把他保荐上去，官府频频来辟召，他却屡屡以照顾父母大人为托辞，并不赴试。心下常自思想：圣人有言，“父母在，不远游”。自家爹娘皆已年逾古稀，膝下只生得自家一人，虽慕青云于万里，怎离白发之双亲？纵使讨得功名富贵，烜赫一世，怎能留个不孝之名让后人唾骂？倒不如尽菽水之欢，甘齑盐之分，抱穷守道，依从天命。

那伯喈的爹娘却与孩儿并不一般思想。蔡公见自家孩儿才胜班马，貌比宋玉，便一心欲使他先取功名，后成连理，得一知书识礼之贵家千金小姐为妻，从此改换门庭，光宗耀祖，也不枉读书一场。每以善言催促伯喈上京应试，伯喈只是不行。



蔡公无奈，又听蔡婆整日唠叨，恐孩儿一枝难茂，自家身后萧条，只好与蔡婆商议，择本郡赵家五娘子与伯喈为妻。

那赵五娘肌肤润泽，仪容俊雅，德性幽娴，善良温顺，精于音律，工于词赋，虽幼失怙恃，却也贤淑知礼。两人鸾凤相合，方才两月，温馨和顺，恩爱无比。

蔡公、蔡婆见二人情深意切，也自心喜。不想春闱期近，朝廷诏下，前日郡里又将伯喈保荐上去了。伯喈只是瞒着爹娘，不使知晓。

且说这天，正值仲春时节，风和日丽，院子里桃红柳绿，百花盛开。伯喈正在书房读书，忽听见窗外黄莺儿啁啾枝头，婉转鸣啼，不禁放下手中书卷，步到窗前，推开窗扇，向院子里望去。

只见自家这个小小宅院，虽无富贵豪华气象，却也整洁宁静，生意盎然。轻风徐来，柳丝袅娜，几丛花开似锦，一树桃红如绣。伯喈心中自思：《诗经》有句诗，“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今幸双亲既寿且康，对此美景良辰，何不于花下酌杯新熟之酒，与双亲称寿？

你道何谓“眉寿”？原来，年老者与小子后生不同，眉间往往有毫毛秀出，这毫毛粗长，随着年寿的增长而愈加秀挺，以此《诗经》将眉、寿合称，无非与当今称老寿星之意相同。当时伯喈想到这两个典故，便想到了自家年逾古稀的爹娘，想趁此明媚春光，为双亲祝寿。

伯喈步出书房，来到隔壁房间，只见娘子正坐在那儿做女红。他低头一看，见白綾子上面绣着一幅鸳鸯戏水图，那两朵荷花鲜艳美丽，有如刚出水一般。伯喈看了笑道：“娘子真好手艺！这对鸳鸯就像活的一般，只这一幅图儿就千金难买。”

五娘听了，羞容满面，道：“但愿这对鸳鸯能终身相伴，相公肯使其一有白首之叹乎？”

伯喈便把自家欲为爹娘祝寿的心思告知五娘，吩咐五娘厨下准备酒菜。

这里伯喈返回书房，又读了一会书，便去搬了张桌子，并几只杌儿，安放在院子中间的花树旁边。随即转身到北堂上，扶爹娘出来坐了上首，自己恭恭敬敬坐到下位。当时五娘端上酒菜，先给爹娘斟满了酒杯，又给伯喈斟上，便垂手侍立在一边。

蔡公看着桌上的酒菜，问伯喈道：“孩儿，今日闲来无事，不在书房读书，请爹娘出来做甚？”

伯喈忙道：“禀爹爹，孩儿自思，人生百岁，光阴几何？喜得爹娘年逾古稀，既寿且康。当此春光美景，闲居无事，孩儿欲为爹娘称寿。媳妇已备得酒菜，望爹娘勿辞为幸！”

蔡公一闻此言，喜得眉开眼笑，连声说道：“难得孩儿有如此孝心。甚好！甚好！”

这时，蔡婆见媳妇依旧垂手侍立在一旁。便指着身边那只小杌儿说：“媳妇，你也坐。一家儿乐此春日。”

五娘闻言，谢过公婆。坐到杌儿上。

伯喈首先端起酒杯，说道：“孩儿蒙爹娘恩养二十三载，教以书礼，常怀忧惧，唯恐不能报春晖于万一。若能像老莱子般斑衣戏彩，承欢膝下，则孩儿不胜欣喜。当此良辰美景，孩儿聊备薄酒，愿爹娘长寿百年，福如东海！请双亲满饮此杯。”

说罢，待爹娘饮得杯中酒干，方自一饮而尽。

五娘啜了口自家杯中的酒，待伯喈为公婆斟了酒，方起身说道：“妾身承蒙公婆错爱。主配鸾俦，虽只两月，恩情无比，只怕难主频繁，不堪侍奉箕帚。今在二老之前，妾愿夫妻和睦，偕老百年，长得奉养姑舅。望公婆饮了此杯，以慰妾心。”

蔡公满心欢喜，不觉一连饮了几个满杯，触动心事，便有些伤感起来，说道：“孩儿、媳妇听着，为父和你娘皆已年逾古稀，时日无多，只怕一年不似一年。但你两个正当青春，年岁尚长，媳妇又如此贤淑，百里无一，为父深感欣慰。然有一事放心不下，万一它日为父与你娘亲撒手而去，我儿你未取功名，老大无成，让为父九泉之下何能瞑目？今日听为父一言，留媳妇在家撑持，我儿及早赴京师应试。但得个一官半职，改换我家门间，光宗耀祖，方不负你十载寒窗之苦，也不枉为父教训你一场。我儿意下如何？”

伯喈见爹爹又说起应试一事，不愿拂逆其心，遂婉转言道：“望爹娘放心！行孝于堂上双亲，乃圣人所训。孩儿饱读经史，何敢一日忘怀？取功名，得富贵，荣耀门庭，并非孩儿无意，然取之尚有时日。爹娘年事已高，孩儿行孝正当其时，倘因一己之功名弃亲远行，令爹娘有所差池，孩儿定会愧恨终身。古人云，‘行孝于己，责报于天’。人爵怎比天爵贵，功名争似孝名高？孩儿不敢戴不孝之名，受后世万代唾骂。万望爹娘三思，念孩儿一片孝心，勿以孩儿不从为意。”



那蔡公见儿子心坚如铁，一时也恐难动摇，虽有些不悦，但也不便再说什么，于是缄口不言。

蔡婆见他父子言来语去，不甚投机，又说不到自家心思，便开口说道：“老贼！难得我儿一片孝心，休扫了我儿的兴。我儿，依为娘看，功名富贵打什么要紧？只是我和你爹年已老迈，桑榆暮景，门庭幽寂。着实凄凉。想为娘只生你一人，一树桂花纵茂，难免兰玉萧条。为娘惟愿你芳年连理，夫妻恩爱，早遂娘亲孙枝荣秀之愿。”

闻得婆婆此言，五娘羞得满面红晕，只管低头去摩弄衣襟。伯喈知道娘子害羞，不便开言，忙接口道：“古人云‘万两黄金未为宝，一家安乐值钱多’。似我家这般天伦共乐，大富大贵之家未必享得，趁此良辰美景，且酌酒高歌，共祝爹娘福寿绵延。至于抱孙之事，母亲不必忧虑，但等明年，孩儿一定送你老人家个胖孙孙抱。”

伯喈一席谗语，逗得蔡婆心上欢喜。蔡公也不觉转忧为喜，故嗔伯喈道：“痴孩儿，小儿岂是说抱就抱得的？”

正当一家人谈笑风生之际，忽听门外有人高叫道：“蔡秀才在家否？”

伯喈赶忙起身应道：“在家。”正待出门迎客，却见近邻张太公已急匆匆自外而入。这张太公名广才，为人忠直爽朗，侠义心肠，好急人之难，成人之美，且一诺千金，不计得失，是蔡家极相与的街邻，往常间相互往来，有事便来报知。

当时伯喈见是邻舍张太公，急忙拜揖施礼道：“拜见张太公。”

那张太公一边还礼，一边口中道：“蔡秀才好。朝廷黄榜招贤，郡中把你保荐上去，闻说辟召文书已差吏人送到，可否属实？”

伯喈因知爹娘在座，不欲张太公说出辟召文书之事，直将眼睛瞅着张太公。谁知那张太公全不理睬伯喈递给他的是眼色，自顾自说道：“春试日期逼近，秀才为何迟滞，不打点行装作速起程？莫非正在饯别，以壮行色？”

伯喈自觉尴尬，忙拉了张太公的手，指着五娘让开的座位说：“太公请坐下说话。”并顺手接过五娘自厨下新拿来的一只酒杯，斟满了酒，双手递与张太公，道：“请太公满饮此杯。”

五娘见他们有正事要谈，便自去灶下操持。

此时蔡公已知儿子将辟召文书之事瞒过了他，忙催促张太公道：

“太公饮了此酒，明白道来，辟召文书之事到底如何？”

张太公似已悟到失言，目视伯喈，然无可奈何，只好饮了酒，抹把嘴，说道：“老员外莫非不知？春闱期近，朝廷黄榜招贤，郡里把你孩儿保荐上司，辟召文书已差吏人送来，邻人纷纷传议，此乃天大喜事。快着令郎备办行装，上京赴试去吧。”

蔡公闻言，勃然作色。斥骂伯喈道：“不孝之子！竟敢欺我，文书既已送达，为父如何不知？”

伯喈急忙双膝跪倒在地，道：“告爹爹，前日差吏来送文书，爹爹一时不在眼前，是孩儿打发他去了，并非孩儿有意瞒着爹爹。望爹爹息怒！”

蔡婆见老公发怒，便护着儿子道：“我儿起来。老贼何必动怒？孩儿不告你辟召之事，无非为侍奉你我年迈之人，不欲赴试，乃是一片孝心，不承望倒受你一场责骂。”

张太公目睹此一番情景，心内颇为惭愧，坐也不是，去也不是，只得劝蔡公道：“老员外万勿着恼，秀才也是出于孝心。终不然为我报喜，反使你父子齟齬，倒是我的不是了。为今之计，作成秀才速速备办行装，前去赴试，方是正经。”

见二人为孩儿讲情，蔡公气早消了大半，语气中不无伤心地对伯喈道：“我儿起来吧。非是为父不知你孝心，为父和你娘甘守清贫，苦挨饥寒，图着甚么？难道不是为你读书上进，出头有日？今天子诏取贤良，你已婚配，媳妇温良恭俭，可在家照应，取功名正在今日。孩儿万不该欺瞒爹娘，不赴科场，让为父又何望于你哉？”

伯喈此时跪在地下，一心只巴望爹爹气消，听见蔡公让他起来，便说道：“爹爹如不消气，孩儿便不起来。”

蔡公无奈，只好说道：“我儿起来吧，爹不生气了。”

伯喈从地上爬起来，对蔡公道：“告爹爹，不是孩儿不去赴试，怎奈爹娘年迈，家中无人侍奉，不敢远行。”

张太公见伯喈刚站起来，又使开牛性子了，便笑劝伯喈道：“秀才不可固执己见。为儿的虽念爹娘孤单，但爹娘更望孩儿荣耀富贵。为人子者，不可不察父母之心，趁此青春年华不去赴试，更待何时？”

蔡婆一心怕老公难为孩儿，逼伯喈嘴上京应试，便骂蔡公道：“老贼！你又没七子八婿，只有这一个孩儿。你眼又昏，耳又聋，走动不得，



教孩儿出去，万一有些差池，又教谁来管你？真个你便要没饭吃饿死，没衣穿冻死？”

张太公见蔡婆说出这些不祥之言。便止住蔡婆道：“老安人且莫说此等不吉利的話。”

不想那伯喈听母亲说得着实伤心，更无心去了，眼望蔡公说道：“孩儿实在难去。爹娘年老，光阴无多，孩儿行孝正在今日。终不然为一领蓝袍，却落个不孝之名受后世唾骂！孩儿自思，此去虽功名富贵可得，但只怕爹娘等不得孩儿荣归之日。”

蔡公闻言，厉声斥道：“难道为父明日便要死去？赴京应试的秀才成千上万，莫非皆是没有爹娘的孩儿？且莫说膝下无人侍奉，只要你做得官，衣锦还乡，为父便是死了，魂灵儿也终是个喜。”

张太公苦言相劝道：“秀才休得失了计较。七尺男儿当怀凌云志气，何必执意于此贫寒清苦之境？倘如有一日衣锦还乡，连我等街坊邻舍也脸上有光。若不去赴试，岂不枉费了十年寒窗，空受了半世穷困？秀才既有养亲之心，就该听从爹娘教训。如果执意不从父命，岂非忤逆不孝？”

正当张太公苦劝伯喈时，猛可里听得蔡公哈哈大笑起来。太公回头去看，只听蔡公笑说道：“此子不能抖擞精神，展翅鹏程，其间就里，我已知晓。”

张太公忙问：“除难离双亲外，莫非还有别的隐衷？”

蔡公答道：“他娶妻方才两月，只怕是贪恋娇妻美容，夫妇欢爱，舍不得离家。”

张太公道：“敢是如此！秀才，听太公一言，切莫要贪恋凤帏鸳侣，以此而耽误了大好前程。”

蔡公也道：“孩儿既为读书人，可知那大禹故事？大禹与涂山女结婚方才四天。便去治水，我儿为何贪恋娇妻，舍不得分离？”

蔡婆见二人一唱一和，羞辱孩儿，挺身为伯喈辩解道：“我儿只要侍养双亲，又何曾贪欢恋妻？老身听人说曾参至性纯孝，但并未去应举及第。功名富贵乃上天所赐，天若赐与我儿，不去赴试也自会到手。”

伯喈道：“我娘说的是，尚望爹爹听取一二，爹爹教孩儿出去，留爹娘独自在家，万一有些差池，一来别人道孩儿不孝，撇了爹娘去

取富贵；二来道爹娘所见不达，只有一子，尚教他远离。因此上孩儿不敢去。岂是贪欢恋妻？倘孩儿恋媳妇不肯去，上天定然会惩罚孩儿不孝之罪！”

蔡公那时见百般劝说儿子不下，气得胡须直抖，然亦无可如何，只好俯首思索了一会，随即招呼张太公坐下，道：“先喝杯酒再说。”

大家归座，伯喈分外恭谨地为各人斟了酒。

蔡公首先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放下杯，板着脸望着伯喈道：“我儿！你不从我言语也由你，只是今番以后，我再也不问你赴试的事了，但你须告诉我，如何才唤做孝？”

蔡婆发现老公板着脸，语气似缓而厉，恐他父子生出许多不快，便有意打趣道：“老贼！你年已七八十岁，也不识做孝？披麻带索便唤做孝。”

张太公阻止蔡婆道：“老安人，请言归正传吧！”

伯喈向爹爹禀道：“告爹爹，凡为人子者，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问其寒暖，搔其痒，出入则扶持之，问所欲则敬进之。是以父母在，不远游；出不易方，复不过时。古人之大孝，也只如此。”

蔡公道：“我儿所说虽极是，然以我儿饱读经书史论，所言无非是小节，那大孝恐未必晓得。”

蔡婆又打趣道：“老贼！你又不死，只管教他做大孝，非赶出门去赴选不成？”

张太公听蔡婆又说出那些不吉之言，忙拦住蔡婆道：“老安人休只管把这些不祥的言语说个没完。”

蔡公继续说道：“孩儿，你听我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所以家贫亲老，不为禄仕，是为不孝。你去做官时节，也显得父母好处，不是大孝，却是甚么？我儿自谓饱学之士，这点儿道理尚须为父点破。倘如此不明事理，可以不去赴试，去了也只能给父母丢丑。”

蔡公一席话，使伯喈无言以对，呆了半晌，只得言道：“爹爹说的极是，但谁知此去做得不做得官？若还不中时节，又不能够事君，又不能够事亲，岂不两下耽搁了？”

张太公见伯喈一时心动，遂趁风扬帆道：“秀才，此言差矣！老



汉常听得秀才们说，‘幼而学，壮而行；怀抱亮德而听任邦国迷乱，谓之不仁’。孔夫子席不暇暖，墨子东奔西走，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百里奚把五羊之皮自鬻于秦，他们也只要顺时行道，济世安民。这个正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似你这般人才，如何不去做官，济世安民？”

蔡婆见他二人劝得自家孩儿心转，一时爱子情急，只恐孩儿即刻离去，便颤巍巍起身说道：“老身足是不准孩儿离去。你二人都有言语劝我儿，我倒有个故事说与你们听。在先东村有个李员外孩儿，他爹爹每日间和他吵闹，只要教孩儿去做官。那孩儿吃不过爹爹吵闹，去到长安，那里却无人抬举他，流落做叫化。后来遇见当朝宰相，那孩儿急忙跪到地上磕头。宰相见他可怜，道，‘我与你是个养济院头目，去管你爹娘’。那人心里道，‘做养济院头目，如何管得爹娘？’比及他回来，爹娘果在养济院里。他爹向他娘道，‘还是我教孩儿去的是。今日我孩儿做头目，人也不敢欺负我’。孩儿，你今日去，千万取个养济院头目回来，也休教人欺负我。呸，老贼！等你孩儿取个养济院头目回来，看你还有何话可说？”

蔡公闻言，喝一声道：“老婆子！你理会得甚么？孩儿做官，改换门庭，如何不教他去？看你那乞丐相，枉叫我听了半晌。”随又对伯喈道：“孩儿，你便去吧！”

伯喈此时身不由己，只好含糊应道：“孩儿去则不妨，只是爹娘教谁看管？”

张太公立即挺身应道：“秀才，自古道‘千金买邻，八百买舍’。老汉既忝列邻舍，秀才但放心前去，不管有甚欠缺，或是老员外、老安人有些疾病，老汉自当早晚应承。”

伯喈道：“如此，多谢太公！凡事全赖太公相与扶持。小生他日稍有寸进，定当结草衔环相报，绝不敢有负大恩！”

张太公连连摇手道：“秀才言重了。若得秀才放心前去，黄榜高中，衣锦还乡，老汉脸上也添光彩，何敢求谢？”

蔡公此时见儿子已然答应赴试，满心欢喜，向伯喈说道：“我儿快唤媳妇出来，重整杯盘，为父与张太公尽兴饮几杯。”

张太公急忙劝阻道：“快别添乱了。试期逼近，老员外还是早点为秀才备办行装，明日便行，别教误了时日。”

蔡公点头称是。伯喈这时已经唤过五娘，霎时整好杯盘。蔡公父子强拉张太公坐下，相陪饮了一会子酒。那张太公知道伯喈上路须打点行装，饮了几杯，便起身告辞道：“明朝过来为秀才送行，今日暂且归去。”蔡公挽留，张太公却决意回家，力辞而去。伯喈把张太公直送出门外方回。蔡公、蔡婆自入堂上坐定。

伯喈来到堂上，见过爹娘。蔡公道：“我儿主意已定，明日去吧！”

伯喈道：“爹爹严命，孩儿怎敢执意不从？就收拾行李，明日去吧。”

蔡婆此时从箱柜中拿出一个红锦包袱，打开包了几件衣物，递与伯喈，老泪纵横道：“我儿此去须自己保重。这是为娘给你准备的几件衣物，你可带在身边，冷热时节，随时替换。想为娘年迈衰残，只有你一子，何能忍心叫你远离？但你爹爹一力主张，况又是你终身功名大事，为娘如何好拦阻？我儿须谨记，此行无论得官不得官，及早寄个音书回来，须知为娘日日倚门盼望。”

此时伯喈心下自思：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今我赴京应试，一去经年，父母均已老衰，不知我今生可有机缘报得爹娘之恩于万一？想到此间，不禁泪水盈眶，但恐爹娘看见倍加伤情，只得急忙收了眼泪道：“孩儿谨记娘的吩咐！”

蔡公看见他母子这般情景，早已心酸，但仍强打精神道：“我儿不须牵挂，一心上进。若得名登高选，御赐印绶，须及早把音书传递回来。为父在家专候佳音。”

伯喈道：“孩儿晓得！此去一定争个状元回来，也使爹娘脸上光彩。只是爹娘没孩儿在眼前，须自己多多保重，直待孩儿衣锦还乡，与爹娘共享富贵安乐。”

蔡公吩咐道：“我儿已经见过爹娘，且与媳妇收拾行李去吧。爹娘也要歇息一会。”

伯喈拜别爹娘，自回居室而去。

且说那赵五娘是个极聪慧贤良的女子，当时张太公来与公婆商议伯喈赴京应试之事，她虽未始终在旁，却也知悉底细，只是在众人面前不便开口说话。自回居室之后。五娘思前想后，心绪不宁。明知伯喈赴试已成定局，无如之何。只好先为夫婿打点行装。然想到夫妇恩爱才只两月，伯喈此次一去，不知何日得归，不觉暗自垂泪。伯喈进得门来，看见娘子这样情景，知道娘子已得了消息，遂将身挨近五娘道：

